



天順日錄卷之五

國朝典故五十六

李時勉在翰林直言進諫

仁廟怒命力士打數十死泊

宣廟即位察其忠復召入翰林拜學士自後不聞直言矣
正統時為國子祭酒倣胡安定教條隨其器而造就之
諸生敦然興起人材遂盛于一時待諸生恩義兼盡有
病者委醫調治死者助其棺衾為文以祭之後王振怒
其持儒禮搆以罪初于監門諸生不忍願代者甚衆獲
免未幾乞歸士林高之亦可謂明哲保身矣

錦衣衛指揮馬順正統初欲作威被御史訟之沮王振

天川日金卷五
擅權順乃媚附之振以為尔牙翰林侍讀劉球進言權
不可下移振怒欲置之法順阿之適有翰林官董璘亦
進言願為太常卿以事神順即依振意苦拷令招令球
畫此謀當朝猝去支解其體由是人益憚順自府部臺
憲而下莫敢誰何聽其指揮奔競之徒請托者滿門賄
賂苞苴殆無虛日振益寵愛之洎振土木之欺衆情切
齒劾其擅權誤國狀順猶回護當閔揚言衆怒不可忍
直言猝之亂歐至死人情始舒順體肥暴其尸於長安
門外恨者猶歐之不釋衆欲沒其產為中官沮之可為
附權者之戒刑部尚書魏源為人倜儻豪邁不群當為

河南布政臨事直前當之民感其惠凡出巡者亦讓之
在刑部不刻其待僚屬也所見或不合即盛怒若不可
解既過或別事相合即嬉笑與語若未嘗怒者僚屬以
此敬之但為御史時被同出巡者搜得私物收擊于京
後數十年其人以別罪請配人以罪解部猶報怨決而
辱之清議以此少之然亦多材大夫之流也

植物亦有知覺試觀有蔓者必附物而纏繞之物有遠
近則捨遠而就近物或遠者必斜長而附之若有見焉
然則人豈有無知覺邪人物各有所能而不能相通但
人為最靈其所能者非物之能此然物之所能者人亦

不能為如蜘蛛吐絲結網人豈能為其為網也布置不
奈今日拂去明日又成其速如此且以兩樹並列枝幹
參差亦能高牽于兩樹稍端結網于中間甚可怪也以
此推之物皆有能山川之生俱有理予嘗遍歷蜀川登
高而望萬山雜亂誠不可辦若沿川而行亦如樹之枝
幹然各有條理以此溪澗之水未嘗有壅阻而不流者
且岷江自岷而出以至于海數千里之遠若非山川自
有條理豈有通達大禹疏鑿不過因其自然之勢而去
其兩傍石之阻者予嘗經過三陟見兩山壁立萬仞而
中則通焉此造化之妙有非人力所能也且重水之流

俱來附合初無蔽障而不附者此見得有禮存焉

讀書有三到眼到口到心到大抵以心到為要心苟到
矣眼口未有不到者若眼口到而心不到所謂視而不
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者也予每嘗讀書心忽思
念他事眼雖看書口雖念書只茫然過去却收心復看
如未嘗者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即此
可驗

過則相視善則相勉惟朋友然能今之交友盡此道者
絕少士習所以卑陋也且人之不幸莫大乎不聞過若
如子路聞過而喜人猶肯告若惡聞者如諱病忌醫誰

肯告而况在高位者乎

都御史洪思福建人中省元會元為文選主事辭藻新
竒遷考功郎中士林重之尋陞山東左布政歷轉都臺
未曾至京中官不識其人泊往浙江考察官員被黜者
妄訴之且加謗毀朝廷不及察而罷之令致仕二三大
臣雖知其故莫能扶持朝士皆後進不知其為人既去
方惜之真儒雅君子動履似迂而處世若泛然者此見
笑於譎智云

刑部尚書王質始由教官歷陞叅政布政侍郎俱終一
考或未及者在蜀以廉稱出巡惟疏食而已蜀人乎為

王青萊在山東有惠及民召拜地官輿論囁然及遷刑
部僚屬不樂言行或少變於前未幾以失囚左遷其學
甚博為文或滯論者謂如蜂採花不能釀成蜜也

吏部尚書魏驥浙人初為松江教官汲汲成就人材諸
生在學居者候一更盡必携茶往視之見書聲者供酒
一甌而及至三更將盡必携粥以隨尚有誦書者供粥
一碗且嘉其勤如此者亦不頻數間旬一行士子咸感
激後出其門者顯官甚盛為考功員外郎有声遷太常
少卿拜吏部侍郎尋至太宰為尚斯文性好吟咏矍然
若不勝衣中官王振亦重之呼為先生贊見惟怕一方

振亦不較以引年致仕士林喜之
陳鑑為人忠厚端謹為都御史鎮陝西民賴以安者十
餘年見其美鬚髯呼為鬚子爺爺每還朝必遮道送之
不能捨及赴鎮必歡忻鼓舞迎之數程或久早至必得
兩飢必賑濟民益載之但其心仁恕流為私恩同列少
之亦不與較居臺端而激揚之志緩不失為長者以疾
致仕識者美之

學者先要去一矜字能去者百無二三大抵天資美者
自然謙下不自誇大不然鮮有不矜者靜觀接談者必
言已所行事如何徃徃言其所行之美事而過惡之事

則不肯言與古之君子善則稱人過則稱己者異矣物
我無間之心學者誠不能存亦嘗體驗自己每有家人
買物之多者則喜或有虧者則怒是知有己而不知有
人也雖欲勉強平心云不要虧人未嘗嫌其多也此等
克己工夫誠欠若更不勇力行之望入聖賢之域難矣
嘗於靜時體驗自己所思偏要思在富貴利達上去情
意樂然有時覺得所思是人欲轉思向道德上去終是
勉強以此覺得過人欲存天理之功甚難且所思不正
便能知之即奮然欲止之只在心上驅遣不去急引正
道思之亦不能奪以此覺得素無存養之功大抵

中人以下之資皆如是也

古之豪傑之士所見未嘗不同諸葛武侯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范文正公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韓魏公曰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李忠定公曰吾知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恤也由是觀之則四公之心合而為一者也柰何今之事君者惟顧利害事有當為者稍涉于害即止而不為自以為得計或有不宜為者有利存焉則勇於必為由無

四公之見故也嗟夫若四公者真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也

霸州守張需長于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渠有於者廢水田數十年守相繼者莫能疏需甫至守言及此憚于動衆需往相之曰若得人于三日可畢守怪以為妄需乃聚人得其數各帶器物分量尺數爭効其力三日遂畢守往視之大驚以為有神助泊守霸見其民游食者多每里置一簿列其戶每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鷄豚之數徧曉示之暇則不鄉至其戶簿驗之缺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

墮者不二年俱有恒產生理日滋蓋以生
生道使人其易如此後以覲禮至京遂受
旌異典尋畿內蝗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
魏公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于諸郡人皆
便之有牧馬者擾其民需笞之領牧者譖于宦官王
振捕之下獄捶箠幾至于死竟謫戍邊成人咸惜之而
莫能救也 兵部尚書鄭初任陝西臬司副使有聲其

父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
如此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以安其民乃索此不義
之物污我即封還以書責之桎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為

教職居民閑因秋闈聘典文衡者謀于僚友往請其父
父大怒曰此子無知汝居憲司吾為考官何以防範且
將遺請于人又以書罵之桎一念之孝為此舉不恤其
他迎書跪誦泣受其教而已後為府尹益勵其操聲價
愈高召為兵部侍郎端謹小行事慎密浚于上心不士
林惜之清議無所貶云

矛榜狀元曹霖為人疏通俊爽初為教官不樂願得篆
劇一職改泰和典史益進學不倦復修舉子業遂登進
士第西楊先生嘉其志薦入經筵復入閣與政士林榮
之自東楊沒後議大事多決於厲明敏之才頗相類焉

雖王振恣橫亦曲加禮敬後于土木之難

劉子欽江西人為舉子業最工由省元至會元將殿試解縉在翰林會問稱之曰狀元屬子美子欽自負畧不遜避縉少之蜜以題意示曾祭明日廷對祭策詳最殆又萬言遂為狀元刊十人之後方及子欽壓其負也後子欽終于教職名位竟不顯云

曹端為教職留心窮理之學在霍庠造就士子務躬行實踐弟子出門者亦循循雅飭遵其教不忍違後調蒲庠霍庠士子爭之不釋竟終于霍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座下足著兩磚處皆穿靜專之功多方岳重

職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謁之凡考核諸庠生必請端主其去取事畢而還父好善信佛泊聞端言聖賢之道即從之于是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誦之所著四書詳說不極圖解詩文數十卷傳于世

襄城伯李隆丰資凝重器宇宏遠守南京數年鎮之以靜最識大体富貴尊嚴擬于王者雅重斯文接儒者之禮尤恭以上下官僚無不敬畏若祭酒陳敬宗先生造宅務款留之不醉無歸士林嘉之仰慕丰采三楊學士極重愛之正統中以得人心見款召來京師始述声妓為自安計數年終於第自後代者數易其人終莫能繼

都御史軒輓天性廉介初為進士往淮上催糧時冬寒舟行忽落水即救出衣盡濕得一綿被裹之不能出有司急為製衣一襲却之只待舊衣乾後為御史獨振水藁之聲用當道者薦為浙江按察司前使林實在任富貴擬于王者服食器用極其精巧泊輓在任一切供給皆罷之俸資之外一毫不取自着一青布袍無間于四時破則補之蔬食不厭干則燒餅一枚而已與僚屬約三日各以廩未時置買肉一斤口數多者亦如此皆不能堪有戒回故鄉者或故舊幹經晤者留供一飯至厚者殺一鷄僚屬見之驚異此舉不易得也自餘盤肉一

味而已忽聞親喪明日就行雖僚屬尚有未知者及奪情復任頗以廉自負又嗜酒或公筵或僚友相燕樂必至醉弄酒詈人士林以此少之及居臺憲總理南京糧儲清操愈堅張都憲設席會諸僚獨不赴既以卓食饋之亦不納人皆以為僻蓋古者狷介之流雖或過中有激貪風嗟夫今之仕途中若此真鳥中之孤鳳也

慶士吳夢字與弼撫州人司業溥之子讀書窮理累辟不就教人舉業弟子從遊者講道而已父在京時命還鄉畢姻而未及至親迎後不行合卷之禮另舟赴京拜父母畢始入室祭酒胡儼父執也自京還家夢往謁

之至大門四拜而退明日又造其宅方請見曰昨自行
拜禮今惟長揖問其故曰先生父執也若四拜恐勞尊
凡行類此有來從學者不納贄見之禮或極其誠敬姑
收之不動後或有過即以所收者還之辭而不教非其
力不食一介不以取于人或親農事弟子亦隨而助其
力多不能堪躬行實踐鄉人化之往時閩中盜起四方
搖動聞撫之貧者亦歆乘機劫富家夢早覺之既曉其
富家曰宜散積糶於是皆從之一方遂安能自重不妄
交人師道遵嚴好書字奇古自成一家不立文字暇則
詠物適興曾襟高邁九經史子籍天文兵法陰陽醫卜

無不曉悉楊溥先生深重之兩薦不起嘗曰宦官釋民
不除而欲天下難治矣必除之吾可出人皆笑曰迂曾
見詠桃一詩云靈臺清曉玉無暇獨立東風玩物華春
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於兩三花有吾與點也氣象方
岳名公皆重其為人分巡至多造其宅

運使韓偉温州人魁梧端重為御史有声獲妖盜有功
酬以男婦數口出巡河南鎮靜有体一方傾賴闔省上
下咸謂前出巡者十數輩或過于刻或猛而嚴或貪而
懦或矜而眩或佞而輕或奸而譎或而暗未有如偉者
自後繼者十數輩亦莫能及後遷運使於河東清操甚

著多所建明創立學宮得師儒擇其屬戶子弟之秀者
教之繼登科第人材遂興天性至孝母垂白在堂屢乞
致仕兼以輟病兩足不能行朝廷亦不釋終于任所士林
惜其位不滿德

予徃蜀中考官恒以此心對天地鬼神平心應物以鑑
自此而物形莫遁妍醜自分亦必詢訪于前方能如此
自謂黜退者庶幾不枉或其過惡未甚但量輕重決責
懲戒俾之改過自新中間或有黜未盡者自分寧失于
寬况世無全才有取其所長而棄其所短者柰何小人
猶有不足者妄加是非大抵去人之爵不能無怒故也

以此觀之當權無謗者甚難雖曰所行無愧于心而情
不能無愠也第以於彼秋毫無犯不但蜀中士民知之
其山川鬼神莫不鑒臨向使稍涉于私何以自改及觀
寔行妄作之人飽載而還者反無是非之惱又不知其
何如也

定西侯蔣貴起自行伍一卒之微以功歷陞至此其為
將也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境搗賊巢穴衣糧器械不
後一人新帶而行與兵士無異及臨戰陣必當先直衝
敵皆披靡子弟及士卒如蟻追以死向敵用是徃徃取
勝其勝也未嘗不親手殺數十人所恨者不識字耳以

此短于謀畧必得軍師而後成功然天性朴實能忘己之勢聽人指揮畧不較也不止於為勇將而已威鎮邊夷西羗北虜莫不畏仰而麓川之績亦偉叅之名將抑其次也

戶部主事王良機謀過人有御衆之才

文廟知名委督口外糧餉威聲大振凡軍衛有司無不畏服一出境邊衛自指揮以下數百里來迎為前驅負弩邊將亦敬憚英國公莫有抗禮者出師在邊亦屈勢相接後雖有尚書侍郎總理其事者名位徒高人不如此畏服也後與主事劉良邁怨相訟卒曰其狂惜乎位止于斯以老疾致仕蓋奇特豪邁之士云

昌平侯楊洪起行伍生長在邊有機變用詭道累立邊功歷陞將帥能用奇兵如遇胡虜兵必擣其虛或出其不意善于劫營胡人畏之呼為楊王然自宣德以來胡人與中國和好每歲進馬貨賣薄來厚往未嘗大舉入寇或有擾邊者不過朶頰之類或獵或掠多不過百餘騎少或十數騎而已洪以此得立邊功大抵用譎道取之洎正統十四年虜酋也先大舉入寇洪在宣府驚惶無措閉門不出若土木之圍洪能以後衝之必無是敗及胡人得

上皇至城下呼之亦不出救視君父之難畧不為急所存
可知矣後至京師適虜勢猖獗之際人心驚疑念以
邊之舊將遂進侯爵用之不能挫賊鋒尋以疾卒然在
邊校之諸將紀律頗嚴士卒用命為一時之巨擘焉
戶部尚書王佐山東人儀表凝重器宇深厚初為給事
中奏對宏亮擢戶部侍郎得大臣躰立心忠恕有愛民
之心士林重之與人相接開心見誠坦然無疑光明正
大雖政務叢集未嘗廢學恒以不若人為耻書義有不
通者必請教于閣下先生後卒土木之難蓋有篤寶君
子之風人咸惜之

戶部侍郎焦宏初父為泮鄉丞嘗以出身不由科目為
恨一日與僚友宴樂邑之宦遊歸老者亦在論及出身
高下其父大慙而歸謂其子宏輦曰汝兄弟當努力務
學求科目出身為汝父爭氣宏以此奮發遂登進士鄉
人榮之宏為御史出色見重于閣老薦副臬司遷方伯
江西人畏而愛之及任戶部声名益著為人爽愷變通
和氣溢于接談之際尤篤厚于鄉人寬亦繼為御史宏
子鈍又中進士任兵部主事論吾郡今世門第闕開無
出其右也

先儒謂心有主則實外患不能入心有主則虛外邪不

能入又謂有主于中謂實外邪不能入謂虛若以愚見
有主則實外邪不能入有主則虛不可言外邪不能入
且凡物安有虛而不能入者如人之身体虛弱者邪氣
便能侵之盖有主則虛以虛明而言於物無不照耳若
伊川之意謂心旰虛明主敬而言方可說外邪不能入也
吏部郎中常中孚出身甚微初為巡檢得異術能煮白
金凡寶玉之器有損者能補之如舊

宣廟知之召見試其術果然乃授是職每用其術必引人
宮內為之雖中官至狎者亦不可得造其處賞賚頗多
已而罷之

天順日錄卷之六

國朝典故五十七

宣廟初思用舊人召蹇義等數人寵待之皆依違承順之
不暇惟戶部尚書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性不好
戲命圍棋曰臣不會着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
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

上意不樂居數日敕黃福年老不煩以政轉任南京戶部
優閑之實踈之也向使蹇夏諸公皆如此持正其勢未
必盡踈之則君德可修天下可肥矣初

文廟命學士解縉評大臣十人如何縉每用八字斷之首
許黃福自餘互有得失以為確論且載縉傳

文貞本朝為巨擘例于宋之公卿終有愧焉試以一二較之王文正張師德兩造其門惡其奔競終身不用文貞必以造門者舉之甚至人舉所知自以為不知而沮之宜恬退自守者不出其門也文彥博以唐介攻已被譖再三申救後卒舉用文貞以攻己者為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終身也與二公所行何相遠哉胡頥菴急流中勇退非有高尚志實不欲居等輩下耳觀其在鄉猶以當道友聲勢自尊宦其地者避之不較其于詩文有作即刊况又未至好慶以此傳世果何益哉適自暴其深淺而已

文廟過江時胡廣金致初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周是修輩俱在朝惟是修其衣冠詣應天府學拜宣聖遺像畢自為贊繫於衣帶自縊于東廡下可謂從容就死者矣諸公初亦有約同死已而俱負約真有愧於死者後縉為誌士奇為傳且謂其子曰當時吾欲同死誰與爾父作傳識者笑之諸公不死建文之難與唐之王珪魏徵無異後雖有功何足贖哉縉才獨高使遇唐太宗其所論練豈下于魏徵若留于

仁宣時事業必有可觀者士奇輩遠不及也士奇晚年沈愛其子莫知其惡最為敗德事若潘臬郡

邑或出巡者見其暴橫以實來告士奇反疑之必與子
書曰某入說汝如此果然敗之子稷於是得書反毀其
人曰某人在此如此行事男以鄉里故撓其所行以此
誣之士奇自後不信言子之惡者有阿附譽子之善者
即以為實然而喜之由是子之惡不復聞矣及被害者
連奏其不善狀朝廷猶忍加之罪付其狀于士奇乃曰
左右之人非良助之為不善也已而有奏其人命數十
惡不可言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時士奇老病不能起
朝廷猶慰安之恐致憂後歲餘士奇終始論其子于法
斬之鄉人預為祭文數其惡天下傳誦

高廟亦難受諫翰林編修張姓者能直言至不能容黜為
山西蒲州學正例慶賀撰表

高廟閱之識其名見其表詞有曰天下有道又曰萬壽無
疆發怒曰此老還謗我以疆道二字疑之却差人速來
引見曰送法司問汝更何說張曰臣有一言說畢就死
陛下有旨表文不許杜撰務出經典臣謂天下有道乃先
聖孔子之格言臣謂萬壽無疆乃詩經臣子祝君之至
情今謂臣誹謗不過如此聞其說良久曰此老還嘴強
放去竟不問左右相謂曰數年以來纔見容此一人而
已

文廟過江之日初即位欲詔天下問姚廣孝舉代草者曰
必須方孝孺召數次不來以勢逼之不得孝已孺持斬
衰而行見

文廟即命草詔乃舉哀大哭曰將何為辭勅左右禁其哭
授以筆即授之地曰有死而已詔不可草
文廟大怒以凌遲之刑刑之遂夷其族孝孺受業於宋景
瀛其文章滂沛議論波瀾類東坡之才而忠義之氣凜
然不可犯景瀛不能及也

麓川初判時沐晟尚在若彼時只遣人宣布朝廷恩威
赦其罪撫安之未必不從遂輕動舉兵又不委晟而另

遣將以致王師失利適王振操柄之初乃逞其忿閣下
議謂遠夷不足較且為耕守計振不從且與兵部尚書
王驥謀驥阿其意舉兵以驥督軍起東南兵十五萬給
餉者倍之窮其巢穴而寇首惡人終不可得焚寨而還
殺無辜十數萬且以為功驥封靖遠伯以次陞者萬餘
未幾寇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如前來東南搔擾軍民疲
憊殆不可言復窮其所寇首亦不可得而還又有陞功
秋半前然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縱得其地與人有何
利益而連歲興兵軍需所費萬萬不可計而陞秩之俸
又萬萬不可計皆出于民以所得較所失誠不忍言兵

連禍結致有今日人以驥為功之首不知為罪之魁也
予在驗封日南陽郡守陳正倫考績來見西老道反予
名西老欲一見陳公約予偕造予終不從自思此一見
無他即是求知既以事相關入閣問知其名因話長久
未幾孔目以祭人之文呈見予名咲曰我不識此人翼
予一見竟不往與王文正惡人造門者不同也

予在學讀聖賢書知佛為異端同類有掛其象者即斥
其非以為名公鉅儒決不如此後居驗封造家宰宅見
正寢東巖整一室疑必家廟問之則曰佛堂也不覺駭
嘆又以為文章名世者必不尔既而見石省先生庭中

高懸一幅視之乃觀音象也不覺失咲嗚呼人其人火
其書果誰望耶平江伯陳豫以白金采幣之類求西楊
為其父作墓誌西楊却之不許固請辭益監不得乃減
金幣三分之一求于東陽即納而為之稱許過實或見
西陽日以平江之父先生不為誌何也日汝安得知彼
曾祖吾為墓碑雖未識其人以子封爵非積德之厚不
能致吾按狀而發揚之必有實也彼祖吾復為之以委
都漕運而有行實功蹟可紀所以發揚之若佐無可述
者苟稱之過實非所以取信于後世也吾何金帛為哉
予因思唐之張說愛姚崇之玩物而得之盛為稱許之

辭於碑蓋有愧於西揚者也

東揚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事有來閣下議必問曰東陽先生在否如不在即回允議事未嘗不遜西揚或執古以斷不可行也已而卒斷于東陽灼然可行而無碍也每秋勅文武大臣赴憲臺審錄重囚自英國公而下俱遜避候三楊先生決之西揚訊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東陽一問即決庶幾子路片言可以折獄之才衆皆嘆服

文廟美武群臣奏對少能稱旨惟愛東陽先生之才自編修同解縉胡廣等入閣議國政未嘗一日離左右凡大事密計必參與焉或文臣謀事未決

文廟不樂至發怒東陽一至輒霽威事亦遂決有濟人利物之仁而不忍却人之餽人以為愛錢

文廟亦知之每遂其所欲蓋用人之仁去其貪也或鄉人來饋者必訪詢貧富何如若知其貧亦不却其饋但以別物與所餽相稱酌之若富者以十分為率亦吞其二或坐法乞救或在卑求薦必留意焉報者相繼而不能持正亦由于此大抵居仕途者安能一向遂意蓋天有乘除之數默行乎之其間早年得意晚必坎坷少

年蹇滯老必通顯或首尾多難而中則安樂若東陽自入仕即得君無日不在寵榮之中者四十餘年歷事四朝曾無數日之恙生榮死衰始終全美不可以常數論也或者問氣所生而稟得完厚如此其輔理之功在文仁宣時亦尋常在正統數年天下休息頗有力焉至于格君心之非引之當道則槩乎未有聞也

宣廟時二楊用事思天下之士不由己進退勅方面風憲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且薄吏部尚書郭璉不學無術但以老成至此尋勅今後御史知縣許在京五品以上官舉保由是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己而奔競之風大作以賍露者甚衆尋有以弊言者遂罷御史知縣舉保之例郡守以上仍舊出于二楊之門皆由其操去取之權也西楊雖偏而無私尤持公論當時天下方面頗亦得人正統六七年以後張太后崩三楊相繼而亡進退天下人才之權遂移于中官王振邪正倒植矣陳敬宗由翰林拜南京祭酒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望之者起敬嘗會食諸生稍有失儀者即待罪不輕容也或有所稟嚴于對君之禮然待諸生少息者必以為詐務出而驗之因亡者亦不恤也以致諸生登仕途必遠之過途若不識也徒悵恨而莫能自諸省對客

善飲襄城伯重斯文或盛設筵賓既能必留敬宗再飲
主至醕酌猶自儼然若未嘗飲者人皆服其量何文淵
字温州時廉靜寡慾一郡大治當時浙守稱為第一既
而召為刑部侍郎民有餽金者却之好事者為之立却
邪館在刑部雖有深刻意以尚書主之弗克遂人亦未
之知也後以故乞歸正統十四年朝廷多事士大夫交
章乞起之召為吏部侍郎遂進尚書太子大保其餘擢
用人才之際詭譎之迹已露而居言者不能容矣雖百
計固位柰何攻之者衆目為好邪而暴其情狀終于斥
去不能留矣向使病去不出作郡清名必然傳後先為

廉謹之人今也雖得高爵而喪其美何足道矣予在
銓司時或所見不當者必面執之不行以此見忌洎予
選兵部若屬任其所行莫敢誰何竟至顛踣而後已工
部尚書吳中奏對聲音宏亮半恣篤厚望之者知足享
爵祿之器貪財鉅萬嬖妾數十人厥妻嚴正中憚之不
敢犯

宣廟知之嘗宴臣僚命伶人作懼內戲以笑之中雖愧而
不能免也一日閔誥迎於家其妻拜畢呼子曰將吳仲
一軸誥來宣之我聽問左右曰此誥詞是主上自言歟
是翰林代草歟曰亦翰林代草也嘆曰翰林先生果不

虛妄且吳中一篇誥文正統他平生為人嘗有清廉二字中間之雖恚強笑容而已

吏部侍郎洪璵接人踈慢好褒貶以人才學自負大言不慙自矜其高初為主事督陝西邊稅而回見西楊學士大言其設施之法西楊不考其實異之薦為侍講經筵洎吏部侍郎缺力薦璵衆知不可莫敢抗既入吏部驕矜愈甚士林咸惡之以西楊在不敢攻及西楊沒遂鬱鬱得病而卒士之行已當自卓立不可倚恃他人勢一旦失其所倚遂至如此可為戒也

戶部尚書金濂初為御史有聲自永樂以來巡按廣東

者滿載而歸自濂去一毫不取廣人至今德之在陝西臬司亦出色用是累陞副都御史邊儲賴以充足後歸京師奏對宏壯

上偉之拜刑部尚書頗號深刻福建盜起遂叅軍務往平之加太子太保還戶部然喜結權貴士林少之人以為奸則過矣但性猜忌利欲求致精務充國課商貨微矣民或困弊亦不暇恤焉所學亦正言論半采勤人接下多暴怒僚屬不能堪大抵亦豪傑之士也

工部尚書周忱江西人初蘇松一帶稅糧有五六年未完者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未能完遂舉忱為侍郎往

任之忱為人謙恭言若不出諸口謀慮深長一切破崖岸為之虛心訪問兼採衆論不一二年累欠數皆完美餘之積日見充濫水民賴以賑恤歲凶無慮歲輸京師之米甲於諸省朝廷每勞其能亦善於附勢中官王振極重之宦遊其地者無虛日人得其所欲釋子見造者必徃求之所獲必過望然自出粟千石旌其門又令子納馬得官士林以此少之

山東叅政鐵鉉初為五軍斷事奏對詳明

高廟善之字之曰鼎石凡法司有疑獄未決者必屬鉉而成

文廟潛邸時有訐違法狀者召至屬法司問之數日獄未成高廟怒屬鉉鞠之片時而成以此益愛之未幾擢山東叅政文廟兵至城不下圍之月餘亦不得時城有攻破者隨完之以計詐開門降用板候其入下之幾中其計後而出戰文廟被其窘甚知不能克乃棄其及過江登位用計擒至正言不屈令其一顧終不可得去其耳鼻亦不顧碎分其軀至死言聲方已後思忠烈不可撓者惟鉉一人而已平氏有愧焉

張太后崩王振始弄權正統某年雷擊奉天殿鴟吻勅群臣言得未翰林侍講劉球上言十事一言主上宜親政

務權不可移于下振覺之怒以錦衣衛指揮馬順為爪
牙令以他事牽之陛前摔去球不知所未見刑但曰死許
太祖太宗遂支解其軀自是人緘口不敢言球寃附順子
數順之罪順頗不安命緇流誦經度之振既得權喜人
趨附廷臣初不知數以微譴見謫始懼兵部尚書徐禧
工部侍郎王佑儉邪小人首開趨附之路百計劾勤極
盡諂媚之態遂宣言于衆曰吾輩以其物相送振遂大
喜以為敬已待之甚厚且言振意不進見致禮者為慢
已必得禍衆聞之益懼皆具禮進見從此以為常初為
府部院大臣以後百執事俱行在外方面俱見之當朝

觀日大開其門郡邑庶職能具禮者無不進見以金為
尋常重千兩者始得一飽一醉而出由是以廉者為拙
以貪者為能被其容接者若登龍門上下交征利如水
去隄防勢不可止君子付之大息而已

宣德間吏部官屬多因請託而得蓋以承平之世官於
此者享富貴尊榮人所羨慕故也正統初予以進士選
驗封主事人以為異初不知者疑其必有為之先容者
已而察知出于公道方審選時尚書郭璉侍郎鄭誠命
予作詩以嘉禾為題予作七言八句一詩亦不知其何
如也既又查在戶部觀政訪予平日為人如何予不知

也命下之日予方悟其作詩之意有在但以孤寒之士與富貴氣象之人並處雖不相類予惟敬慎自特彼亦不敢慢焉文選郎中胡敬自重自高闔部官僚莫敢與之抗禮而效動諂事者皆然予惟以正道接之不諂不慢久之反重予為人而見許焉予同司員外李源允百專取利予見勢不可與較惟閉門看書而已源恣氣乘之予處之安然已而勢去却相親厚予亦處之如常予每自謂未必於己無益也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自可有動心忍性之意且因此以予為好學而有手不釋卷之稱正孟子所謂不虞之譽也

宣德初學士楊士奇輩以方面大職亦任吏部自舉未盡得人乃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為美事行之既久公道者少時人有拜官公明受恩私室之譏景泰初遂罷此例乃從吏部自懼時予在銓司乃將六部郎着年深者第其才之高下為一帖御史為一帖給事中為一帖南京者附之方面有缺持此帖于尚書王直前斟酌用之將盡復增之其推用之時人皆不知命下令人傳報彼方驚喜正謂各官舉時有九年將滿者以其自守不知求於人耻為奔競至此不得已而亦造人之門况其素行奔競者會舉方退其所舉之人已

預知之不待命下而職位地方無不曉悉且又不知所舉之人才能高下但以舉主官大列名在前者其所舉之人官亦大以此輿論平反吏部自擢較知量長多愜輿論然各舉所知本是良法若皆存薦買為國之心豈有不善但各出于私情反不若吏部自擢雖不能盡知其人却出于公道故也

景泰時少保于謙在兵部侍郎項文曜附之內議患其黨比欲因事以開別用持正者佐之會予被薦遂轉兵部遷文曜於吏部復附何文淵言官劾其儉和賴子謙力保存之已而謙敗文曜卒見斥謫當時以文曜為于

謙妾士林非笑之每朝待漏時文曜必附謙耳密言不顧左右相親及退朝亦然行坐不離既在吏部亦如是王直先生一儒者于謙初甚尊敬之已而被文曜譖毀以為無用腐儒謙遂慢之謙初嘗謂予曰東王先生君子儒也可敬可愛每經筵之宴得連坐必與之相勸多飲數杯及文曜轉吏部之後忽謂予曰吏部老者如何不告歸予曰告幾次矣朝廷不允謙曰第無實意耳予曰觀其意亦實謙曰果有實意病卧不起一兩月必歸矣予謂老先生至誠使之假卧必不肯為後漸聞其所譖之言方知謙之不敬王先生乃由此耳當時文曜亦

有代為之意謙知之未遂其謀也
天順初衆議薦子入內閣翰林黃諫即來見予曰恭喜
先生入閣予曰此何喜也諫曰何謂不喜予曰昔寇準
問王加祐外議如何對曰丈人早晚入相以我觀之不
如不相之愈也準曰如何曰丈人負天下之望即入相
天下以太平責之丈人自料君臣寧若魚之有水乎準
深服之以為高見遠識今雖無相猶以入閣為內相時
事如此入閣為見何其可喜也

翰林院實儒紳所居惟雜流可與景泰間陳循輩各舉
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皆委靡昏鈍浮薄之
流無由而退因

上欲將通誌重修頒行惟擇進士出身者此輩自知不可
居此托閣院達其意願補外職賢乃言于上命吏部除
之因其才而高下其秩無不自遂翰林於是為之一清
勅景泰不豫圖富貴者因起異謀學士王文與大監王誠
謀欲取襄王之子立為東宮其事漸泄既而景泰病亟
太監興安諷群臣請復立東宮僉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惟文王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循輩亦知
之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銑乃曰既退不可再賢覺其有
異謀也文又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

誰賢益知其必然明日早觀奏詞日早選元良人皆曰此非復立之意遂駕其說于右亨輩曰王文于謙已遣人賚金牌勅符取襄王世子去也即子十七日早帶兵入朝詣南城請

上皇復位是時景泰不朝已四日矣先一二日又駕其說於右亨輩云景泰命太監張永等行拿數人掌兵者某謀立

上皇中官吉祥蔣冕輩白于太后寫勅旨與亨輩成此事遂以王文輩為大逆奸惡然王文初謀于謙輩未必知亨輩不過因于謙平日為總督軍務一切兵政專而行之亨不得遂其所私而乘此機而圖之其餘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之未必皆王文之初謀也况王文之謀其實未發所以誅戮也多非其罪乃曰臣等捨命舉此大事以為有社稷之功

上益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招權納賄擅作威福冒濫官爵恣情妄為勢焰赫然天下寒心初徐有禎亦與迎駕之謀特命入閣有禎以陳循輩在前不得自專乃助亨除去循輩未幾有禎亦為亨所嫉而出之又以為天道好還不意亨復遭烈禍益見天道之好還矣景泰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先啖其左右於閣下

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輩惟知感惠遂以
太子為可易於是假以外僚陳奏謀易太子乃會文武
群臣議其可否有執以為不可者即以利害怵之無一
人敢異辭于是擇日立之即以宮僚美秩付之閣下任
其所取文武大臣與者十七八自公孤而下數十人為
太保者十人名爵之濫一至於此惟賢等侍郎四五人
不與一易之後人情悵然不年貪其利者揚揚自以為
榮幸不知識者已知其罪善後之計已而天道一還盡
革無遺因而譴諫者亦多回視不與者反有媿焉榮辱
相尋如此士之立身可不審也

景泰初予進上正本十冊且乞留中朝夕省覽少助身
心之學不省竟發出越數日戶科給事中李侃因災異
上言近日李某所言有闕聖躬略不省覽無恐懼修德
之實災異迭見殆由于俱覽此奏却將予奏疏取入騰
寫一本觀看禮部尚書楊寧見之嘆息一日見予曰吾
讀崇節儉事殆欲下泪乃遂條為前件以為當留意行
之本部尚書何文淵之求稿一省曰忠鯁之言也少保
于謙見之曰所雖言者南京祭酒陳敬宗曰聞其題目
知為至論矣後頒君鑑于群臣予復採二十二君善行
每君不過三四事最切要者乞體而行之景泰覽之亦

不省曰此奏欲何為中官王誠曰欲上學此數君耳乃
領之但流于荒淫不復介意
士大夫行已交人不可不慎若徐有貞素行持公者少
而所交者亦然及其當道予輩持公以助之有貞遂改
前輒不復徇私其所交者猶以平昔素情望之多拂其
意遂以有禎為改常從而媒孽其短者甚衆向使素持
公道豈有此乎

王文恪公筆錄記

國朝典故

宋學士 王行 李徵臣 詹徽

姚廣孝 耿清 王朴 恩張

王景建 六 銖布政二女詩 王都司

王府尹 皇甫中和 王振 陳繼

胡諫 薛瑄 王翺 李賢

萬安 李東 王孝 劉鉉

錢溥 陳文 景帝 張益

馬瑤 懷恩 梁芳 王賓

盛啓東 丘濬 徐浦 湯鼎

吳寬 謝遷 吳惠 李廣
趙風子 灾異 財賦之數 天下糧數

王文恪筆記目錄

王文恪公筆記

宋學士

震澤

王鏊着

宋學士濂洪武中以文學承寵渥最久後以老致仕每
值

萬壽節則來京賀

上與宴恩數尤洽一日與登文樓峻陟級躡馬

上曰先生老矣明年可無來濂稽首謝至明年

萬壽節前數日

上曰宋先生其來乎蓋忘前語也久之不至曰其風乎使

使視之江口不至曰其有疾乎使使視之家瀛方與鄉人會飲賦詩

上聞大怒命即其家斬之已而入宮上食

孝慈命左右寘蔬膳於側

上聞后何為食素聞宋先生今日賜死故為蔬食以資冥福

上感悟遽起命駕前雙馬馳赦之曰不及門罪死會前使阻風錢塘江稍得延後使至則已榜出市矣宣詔得免久之其孫慎獲罪復執來京將殺之

后復力救曰田舍翁請一先生尚有終始瀛教太子諸王

諸王可無師傅之恩且瀛居家必不知情乃免迨至四川憇某寺寺有老僧老衲也瀛與語曰吾聞與釋善惡必以類報吾平生所為自以為無愧何至是哉僧曰先生於勝國嘗為官乎曰編修僧默然瀛遂自縊死也

王珩

珩字正仲少有異質而苦無書金閭徐者大姓家多書乃傭於家至藥肆每出藥帖習書殆徧至見之問誰書者曰藥肆中博士也召問之曰欲諸書乎命樓上取書數帖授之數日問之響對無窮主人曰吾家有無讀書若讀書乎乃命至樓中恣其觀覽三年不下樓主人命

家供給之忽一日辭其主人曰書讀已偏矣且往士乎
主人曰此豈未士之時哉珩曰虎穴中可以遊戲往南
京主於武臣家為其教授久之武臣見
上上恠其識造曰汝豈遇異人乎武臣因言其家塾師朝
夕講論因詔見語不合賜死

李徵臣

徵臣揚州人元時翰林待詔洪武中不可屈家屬盡命
終不屈乃摘戍寧夏永樂間有丁某者為學士為
上所重時召謂曰汝從誰學丁以徵臣對且言其學德
上不念知也即遣使取至京師入對稱旨

上問丁欲見汝師乎丁叩頭謝既出與相見且欲官之徵
臣對曰於洪武中既不受官則今日義不復受

上曰然則欲何之曰願還行伍上曰朕既召卿何為復從
戎乃遣還家曰臣已無家可歸唯吳中有一故人曰盛
景華願依之景華乃館之家遣其子弟從學久之謂景
華曰吾將與君永決矣何以處我曰先生若不諱當殯
之先人冢傍徵臣厲聲曰朋友於我殯將復歸之也予
無歸者尚何殯為景華謝曰吾言過矣當葬於先人之
旁徵臣曰得之矣執手相謝逝今其家隴在盛氏先隴

詹徵

徽性殘忍當命與懿文子同錄重太子屢欲有出所徽
不從因以言於

上上曰彼所執是也太子因言治天下當以仁孝

上怒作色曰侯汝有天下為之太子遑遽自投金水河左
右遽入水扼持者免死解衣而救者皆死太子以是得
疾語皇孫曰汝知我死徽為之也無忘我讐他日復與
皇孫錄囚當如何刑曰斷其手足遂比徽曰汝罪當死
速即此刑

姚廣孝

姚廣孝吳之相城人也少祝髮為僧常從高季迪諸人

游仕諸善書洪武中以十高僧分賜諸王廣孝得燕府
既預靖難之功封太子少師終不肯留髮嘗賜宮人不
能辭逾月猶處女也

上乃召還之不復強畜一雞每一雞一號即赴朗然誦經
嘗治水還吳有王光庵先生者名賓高士也廣孝契友舊詣
之閉門不納再往復不納三往乃見之曰苟為此事終
不肯出任廣孝嘗肩輿過闔門見酒望書甚上問誰書
乃契少年召契相見曰若相富貴能為子吾汝家有人
唯老母與妹少師見憐願以身事乃辭其母復來廣孝
迎之曰惜也年不甚允官可止品耳歸以見於

上曰此行得一子上為賜名曰繼使侍東宮讀書於文華殿後廣孝復以事歸塗中得病抵城門不入命其下為幄曰上將來視已而駕果撫勞備至賜金唾盂且問有何言廣孝以手加額曰泐季潭在獄久願救出之即生中使人出季潭則髮以蓋駕復至及薨繼訃於

上旨汝父死有何言曰願陛下原恤臣家

上大怒曰汝父平生與吾語何嘗及移家乃遂繼使至相城取其弟姪來京賜弟金帛充溢然二人皆農夫愚駘特甚

上嘗憶廣孝言為僧家與者絕不顧復其家且邏者於家往往得帖亦云乃復還二人於家繼於

仁宗初召為太常少卿謁告還主張濟卒年四十二廣孝之先自汴扈宋來吾家相城世業醫父日震卿廣孝初召天禧初白父伯母不樂為醫但欲讀書為學以仕王朝顯父母則不從佛為方外之樂正至間年十四歲遂出家於里之妙智庵明道衍遊學湖廣刻意為詩文過右作者洪武四年詔取高僧以病免八年詔通儒學僧出仕禮部考中不願仕僧賜服還十三年

孝慈高皇后喪列國親王各奏乞名僧歸國修齋於是尤善世宗泐舉道衍等三名

太祖親遣道衍往持慶壽參應太宗於潛邸二十有餘年
禮遇甚厚后有詔取赴京已而還之

太京靖內難賓於幕下

太宗即位授尤善世以而曰道衍有功於國宜畜髮加以
官爵時年已七十二賜金名冠帶朝服陞資善大夫太
子少師六月往蘇振濟賜玉帶一條廣孝雖居官於朝
仍清淨自居

仁宗朝以配享

太廟去

耿清

清是陝西真寔人洪武辛未進士第二人為翰林編修
慷慨有才器擢為副都御史

文皇渡江至金山門百官皆出迎拜於汪次清祖立罵不
已

上徐責之曰且不說為天子即為親若敢爾其罪云何清
復罵不已乃命左右狀其甚且狀且罵傾之近前若有
所啓則含血直噴

衣衣乃命醢之罪及九族久之

上晝衣夢清入統殿追之曰清猶能為屬耶乃命籍其鄉
轉相舉染者數十人謂之瓜蔓村其村中至今無人

王朴

王權陝西人也改名朴洪武中為御史性蘊素與

上爭曲直

上怒命斬之友接至市曹有肯赦之及接還見

上上曰汝其改乎朴曰

陛下以臣為御史豈可戮屏至此且以臣有罪安有之無

罪又安得戮之臣今日願速死者上復命及至市曹過

史館大呼曰學士三劉居聽之某月某日

皇帝殺無罪御史王朴臨死作詩云詩云行刑者復命

上惻然問朴死有何言以詩聞

上曰彼有片言亦當以聞况詩耶行刑者數人俱生死蓋

上惜其才欲折其氣實無意殺之也

恩張

隆平侯張信初為北平指揮使時建文疑忌諸王忌燕

尤甚密赦信擒以來信意未決日以憂為而不敢言其

母問之曰子何憂也信曰見統軍馬以千萬能無憂其

母曰吾觀子之才統軍馬有余汝憂非乎其語我信屏

子之言曰今

上有勅取燕王為之柰何母曰是不可也吾聞燕王當有

天下王者不死亦非汝之所能擒也爾獨不聞爾父之

言乎蓋其父嘗言王氣位燕也分信聞之憂不知所出未幾復有勅令趣之信艷然起曰何太甚乎乃啓欲見王不可久啓不可三啓終不可乃乘女車徑指王府求見王素忌信見其來挺身造乃入之信拜於床下王洋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疾有事當以告臣王復曰我真有疾何不也信復曰殿下不以誠語我今朝廷以勅令信擒王王果無異乎信當執獻如其有意當以告我王見其誠不覺下拜曰子救我一家之命呼為恩張乃兆召姚廣孝共謀靖難語未幾簷瓦飄墜地碎王以為不祥不憚廣孝曰祥兆王駕曰子又妄言若如此何祥為廣孝曰祥也天欲易皇瓦耳是日謀乃定

王璋

璋河南人永樂中為右都御史時有告府周將為不軌上欲及其未發討之以問璋璋曰事未有跡討之無名上曰非汝所知也兵貴神速彼出城則不可為矣璋曰以臣之愚可不煩兵臣情徃任之曰若用衆幾何曰得御史三四人隨行足矣然須奉勅以臣巡撫其地乃可遂命學士草勅即日遂行徃黎明直造王府周王驚愕莫知所為廷之別室問所以來者曰人有告王謀反者臣是以來王驚跪章曰

朝廷以命兵大師將兵千萬將至臣以王事來有跡故
來先諭事將若何舉家環哭不已璋曰哭亦益何願永
所以釋

上疑曰者愚不知所以出唯公教之璋曰能以三護衛為
獻事無矣從之乃馳驛以聞

上喜璋乃出示曰護衛三軍曰不從者處斬不類日而散
于是令其下為微行有司有貪酷處以極刑人情震懼
歸省其母具坐中以本知州為託璋曰公法不可私也
須有考者至母以酸飯與之明日至府御史以酸獻璋
即考者也璋曰吾調事亦當如此也其母自去遂臥不

復言亦不復食三日從者以告璋性至孝馳往跪至母
終不言亦不食璋知曰得以知州之故乎當聞於上為
母却之其母始言始食

建文

太宗師至城下文闔宮自蟠死然或傳實自火逃出或傳
蜀府兵來赴難竊載以去然莫其察實故遣胡濬巡出
行天下以訪張僊為名實為文終是莫之知所之后至
正統間有御史出巡忽有一僧當道立從者呵之終不
避問之乃獻也獻有詩云流落江湖數十秋而今白髮
已蒙頭乾坤有眼家何在江漠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

雲影淡朝陽殿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
泣未休詢之乃文也御史奏之
朝廷詔臣詢亦不察虛實後卒于中國

鉄鉉布政二女詩

鉄鉉色月人也建文中為山東布政

文皇靖難師至城下攻之百萬隨幾設變終不能下以礮
繫其城七將破鉉書

太宗皇帝碑懸城上師不敢繫鉉終不下後姚少師獻計
曰師老矣不如舍之而去文皇正大統擒鉉至終不屈
被殺其家屬發教坊司為娼鉉有二女入教坊司數月終

不受辱有鉉同官至二女為詩以獻

文皇曰彼終不屈乎乃赦出之皆適仕人長女詩曰教坊
脂粉洗鉛華一片閒心對落花舊曲未聽猶有恨故園
歸去已無家雲環半綰臨粧鏡雨沒空流濕絳紗今日
相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其妹詩曰骨肉傷殘產
業荒一身何忍去歸娼涕垂玉筋歸官舍步蹴金蓮入
教坊攬鏡自憐傾國貌向人休學倚門粧春來雨露寬
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

王府尹

嘗夢人授之書曰讀吾書可衣緋不讀吾書上衣覺而

異之曰數而路得一書視之青鳥之說也漢王有意志遣人遺之不往曰欲得予非

詔旨不可漠以名聞時

太宗有事於壽陵乃遂取以今日長陵乃其所定也對面

有小阜勸

上去之恐有防於皇嗣

上曰偏室亦可也遂不去後累世皆驗其人官至順天府尹

皇甫中和

仲和河南睢州人精天文推步之學

文皇北征袁忠徹以相從仲和以占從一日師至漢北覓

虜

上意欲疑還師召仲和占之曰今日未申間虜至日自何方曰自東南勝負如何曰王師始却不終勝召終徹問之皆如仲和之言

上怒曰汝二人朋比欺我乎即械之曰今日虜不至二人皆死乃命太監往哨之曰中不至復召二人占對如初頃之太監奔告曰虜大至矣時初安南得神鎗虜一人即以神鎗衝之二虜直前後復以神鎗中之虜按兵不動頃之虜衆齊發

上發高望之召總兵譚廣曰東南可却乎廣率精兵舞牌

研其馬足虜少却已而疾風揚沙兩不相見虜引去詔
欲乘夜引還二人日明日不可回虜必來降從欲而去
明日虜果詣軍門納疑曰不知乘輿在是以弊帛乃還
正統十四年仲老和天大學曹鼎與隣按曹公官止吏
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死於土木之難

時有旨親征鼎急歸召仲和與議曰胡王兩尚書率百
姓諫可止乎仲和曰不能止也紫微垣諸星皆動矣事
將若何仲和曰以老夫計之當先治內而后行日已有
有旨謀監國其仲和曰不妃主儲君而后行日東駕幼
且未易立也仲和曰恐終不免於遭土木之難虜騎遍

城下城中皆哭仲何登高望謂家人曰雲頭不向南乎
然大將起氣至虜將退矣明日揚洪自宣府百亨自大
同入援虜遂遁仲和一日出朝有衛士見之曰願我相
之仲和不肯固請請仲和曰若不能正內相為衛事怒
曰何以之吾不能正內也曰汝不有妻妾乎曰然曰二
人在家正相聞不解衛士不信至家果然后仲和何以
之知終不言所以堂官固問之乃曰彼問時見室上兩
鵲正相聞是以知之其術神妙如此哉

王振

世言王振之橫也公卿皆往於其門

天子亦以先生乎之三殿初成宴百故事宦官雖窮不與外庭之宴是日

上視使視王先生何為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以奉命

上感然乃命東華門中由以出入振至故問曰

詔命公由中出入振曰豈可乎及至門外百官皆侯拜振

始悅

陳繼

宣帝一日於禁中閱畫見龍有翼而飛者訝之間詣閣下問三楊等皆不對

上顧諸屬官曰有能知者否繼時在下出對曰龍有翅者

應龍

上問所出曰見再雅命取爾雅視之信然

胡滌

景泰中文王威權赫然變忤者必死吏科給事中林聰獨上章劾之文啣曰求其罪不得也會聰鄉人有事吏部應答聰為屬文選郎中郎中出其手書文欲置之死會官廷議比擬大臣擅權專選官廷畏文無敢違者公謂文曰給事也七品官而擬以大臣囑微事而擬以選法二者於律拿且人臣以宿憾而欲殺諫官無乃不可

乎遂拂衣而去曰此疏吾不預公等自為之於是議遂罷日再議之公歸病卧不朝數日

景帝問胡尚書何不朝以疾對使太監與安問安造問何疾曰老臣疾前者議事驚悸至今不寧耳安問何為曰諫官有小罪而欲殺之此所以悸也安以告於上既而法同復以此

上詔曰擬殺人可乎聰得不死

薛瑄

瑄有理學以僉事董山東學政人稱薛夫子王振之專政也問三陽吾鄉人亦有何以為京堂者乎三陽以瑄對乃召以為大理卿瑄初至京宿於朝房三陽先過之不值可語其僕曰可語若主明日朝罷即詣王太監謝若人至大擢皆王太監也明日退朝不往三陽使人語之亦不可往時振之閣下問何不見少卿三陽乃謝曰彼時來見也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賢至閣下令轉致吾等意且言振素問之賢至朝房道三陽意曰德遠亦為是言乎文遠公字德遠拜爵公朝謝恩私室無不為也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獨立一人振知其瑄也先揖曰多罪自是啣之指揮其死妾百色振姪王山欲娶之妻時不可妾因誣告妻

毒殺其夫都御史問已服誣大理駁還之如是者三都御史王文大怒文承振風肯劾得賄故庇死獄

詔建至午門會問瑄呼文字曰若安為對我若為御史長自當回避文怒奏強囚不服理問

詔榜西市殺之門人皆奔送瑄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素謹厚不預是事日泣於厨下振問為何泣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問何以知之僕曰鄉人也備言其振賢解傳

詔赦之係錦衣衛獄中不屈

王翱

翱高邁孤峭人不敢干以私鎮守遼東還朝餽貽一無所受者其太監於同事久持明珠數顆餽之公固辭某曰公於他人之餽皆不受我以餽亦不受吾有死而已公不得已而受之乃自綴於衣領間生卧自隨雖其母不知也居數年死太監死其寵子貧不敢見公使人召之曰何不買第宅曰貧不能也曰公弟買之其人訝不肯買公乃解其珠出於衣間與之可值千金弟上有條云召營弟於藍山有司承媚於外多列屋若干公悉折之去曰非

詔旨也每朝退於公卿前了獨行不與人言時馬昂為兵

部尚書崔恭為吏部侍郎直以名呼之

李賢

國朝自三朝楊后相業無如賢者其得君最久亦能展布才猷然在當時以賄聞亦頗恣橫岳正月內閣出貶后召館中賢欲以為南京癸酉正不欲或諛言之正曰吾閣老也乃欲逐吾於外都給事中張昂有時明失賢意吏部擬二人京堂乃出皆出之於外二人自是不振業盛巡撫廣東或之曰盛自負其文嘗指公其文為善因以韓雍之其

勅曰無若葉盛之殺隆羅論蘇賢奪情賢怒甚欲貶於外王翱勸依文彥博故事說留之賢謝曰吾不能驕矯情如此

萬安

萬安蜀之眉山人也長身魁肩頰目如刻畫外寬然長者而內深剝骨初戊辰進士在翰林者八年各為黨友惟安無所交李秦內臣養子也安專與相結為復心內閣缺人且欲用秦推安曰子先為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先入未成秦暴死安在內閣初無學術者以囑託貪賄為事時召得寵冠后宮安恐為同宗又多結宦官為內援見所屬官無所賢愚惟有援內者則敬之用之時

內閣三人劉翊劉吉翊狂躁吉陰刻皆為天下所輕時
內得恣橫好修玩中外嗜進者結內臣進寶玩則傳旨
與官以是府庫竭爵賞濫三人不出一語正抹故時有
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誣吏部尚書尹旻都御史
王鉞與翊皆出山東人為一黨安與學士彭華為一黨
互相黨傾久之安以計排去之越與旻亦相繼罷去山
東人在朝者去之一空有倪進賢者少無行而安與為
腹心取為庶吉擢御史日與講房中之術由是穢聲益
彰

憲宗宴駕內監於宮中得疏一小篋皆房術也悉署曰臣
安進太監懷恩就至閣下示安曰是大臣所為乎安漸
汗不能出一語也而科道劾之懷恩以其疏至內閣令
人講讀之安跪而起起而跪恩令摘其牙牌曰請出矣
乃遑遽奔出索馬歸第初安在內閣下不去或人微
調之答曰安唯以死報國及被出在道猶看三台星異
復用也其無耻如此安貧賄至鉅萬萬安接媵子歸懷
以奔人家並餘者

李秉

公以都御史巡撫宣府張鵬以御史巡按有武臣私後
士卒公將刻之故事都御史不理訟公以屬鵬親旨之

鵬不可曰鵬非公問刑也官強之再三必不可乃自為
奏劾之事下問御史問曰今日乃可理耳其楊寶與鵬
俱以言事得罪謫戍兩廣詔詞云言峻王云則殺之命
錦衣林千戶監行二人同手桔行坐有防朝夕莫保時
公以都御史巡撫南直隸瑄咎鵬曰若於是時少貶李
公今日能不少視我言未畢傳曰乎至問誰為御史二
船頃之不肯曰吾二人死則也矣其敢累公此門錦衣
親封且有巡邏者在后事且不側公曰何傷乎如

朝廷有摘吾自當之即前訪林千戶跪請之林曰此
詔旨也何敢公曰有事吾自當之林乃從二人得釋於是

所過州縣公故皆后給飯食或餽之醴公自解其帶以
贈二人二人乃得安然至戍所

王孝不同

李秉王鉉俱號一時名臣及二人俱至仕居鄉珰高自
標崖岸非其人不與交秉出入閭巷每與市井人對變
終日無忤鉉曰李執中朝廷大臣而與閭巷小人游戲
何輕自之甚秉曰所謂大臣者豈能常為之在朝在鄉
固自不同何至以官驕鄉人哉其不同如此

劉鉉

景帝即位楊翥以邠府長史來朝主於鉉家時翥以舊舉

數入見內殿其還也乎疏言鉉及呂原可大用上以授太監宋其曰埃缺言之久之莫問也會宋病召醫盛叔大治之病逾問醫何許人也蘇之長洲人也曰長洲有劉先生者識之乎人以為何官盛以為劉草窓曰為史目曰非也翰林學士耳盛曰劉學古之人也太監曰上亦知之且將用之矣盛退以告鉉且邀以同見鉉曰謝見之何為既而怒曰上奚從之哉必翫之言也主於我而告我如此我時易儲之漸萌尚禮部兩亞卿俱缺議必得有力者為宋之乃出手疏于

上上令送閣下曰可用學士為之時大學士陳循乃議鉉以進江淵不悅公乃退與內侍曰鉉素不能幹事不可用乃用編修薛琦鉉聞淵言曰此深知我者久之鉉為國子祭酒一日報諸易儲諸司無大小俱初進司業言於銘曰國子監諫正則可勸進則不可名遂正后英廟復辟日閱諸疏見功進無國子監名問徐有貞曰祭酒何官幾年矣有貞以鉉對

上曰吾欲一識之乃召對于文華殿

上曰卿可遂傳東宮乃擢少詹其后鉉以完名終卒謚文恭今上以官傳見傳其孫祭至尚寶司少卿者此不幹事能之刻也

錢溥

傳之居與陳文隣也傳常教內監內顯來謁必邀文與
恭飲天順來

英廟不豫中外危疑內侍王淪溥之所教伴讀東宮一日
來謁文意必召見主不召乃使人微調之論言

上不豫東宮納死如何溥言當以遺詔行事已而內閣草
詔大學士李文當筆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之者矣
遂言溥綸定計將退賢以溥代之退兵部尚某以韓雍
伐之故俱受其貶

陳文

文江酒人以編修選侍經筵展書與商輅為禡景泰中
以大學士李賢當筆高毅薦錢溥於文溥可入閣文可
為部侍王直在吏部皆格不行奏於文為雲南布政使
文時為侍講矣

英宗復辟見商輅曰曩經筵於卿為偶長而為者誰其人
安在輅曰文也今任雲南布政即還之詹事文之大學
士李原死

上問大學士李賢誰可代者賢曰柯潛可賢出吏部尚書
王翱問之內閣缺為誰曰以於

上前舉之荐也翱曰潛固好然陳文資年皆深用荐置一

人於何地賢曰然然業舉之翺日復見
上言之何防明日賢見如翺言

上曰汝昨已舉荐賢固陳乃許及文入閣與賢曰爭事曰
吾非汝所荐也

景帝

景泰中選內侍之秀異有四人五進學於文華殿之側
室倪謙呂原宴教之

上時自臨視命二人講倪講風呂講堯與講罷問二人何
官倪時以尤中允謙侍讀呂以右中允謙侍講又問幾
品皆曰正品

上曰二官品同安得相兼命取官制視之乃命二人以侍
講學士兼中允

上既臨視二人因改生於旁他日上至訝之二人對君父
所坐臣子不敢當

上曰如是乎其後至館中惟立談或東不行復坐云惟時
淮上大饑於樓橋上閣跡驚曰柰何百姓其饑死矣后
得王鉉奏輒開倉振饑天言曰好都御史不然饑乎饑
死吾百姓也

張益

土木之難益以學士從死焉后四十餘年其子某印焉

於道士木設祭悲位是其夜夢其父衣冠來曰以紅紗
與我既覺來甚異也忽從來者報曰后隊紅紗馬一匹
夜來無病執死始異之及歸詢之父老益初從駕騎紅
紗馬云

馬瑶

瑶浙江處州府人叔父讓以少監鎮福建進登有寵時
修纂於道志瑶求內書辦內臣舒良主因諂內閣大臣
得各舉一人於是文舉驛丞其臣循舉鄉人周某蕭鉉
舉監生溫良高穀舉其婿王清商輅舉其姻將銘良誠
因舉瑶及文等所舉皆不用瑶獨擢為典籍天順元年
乞陞錦衣衛千戶李鎮撫司成化二年進指揮僉事巡
江擒江賊劉顯文等六十餘人誅之瑶內倚中貴外任
樞要官侈驕盈荒於聲色一旦暴卒

懷恩

林俊之劾既曉也下之召獄事且不側恩叩頭諍曰不
可自古未殺有諫官者我

太祖太宗之時太開言路故底盛治欲殺諫官失百姓之
心將失天下之心柰何臣不能奉詔

上大怒曰汝與俊今謀訕我不然俊豈知宮中事舉所用
御硯擲之恩以所承硯不中復怒仆其卓恩脫帽解帶

於御前號哭不起不能復事陛下

上命龍右扶山出至東華門使謂鎮司曰若等諂梁芳合其傾俊俊死若獨不得獨生乃廷歸卧於家曰中風矣不復起視事

上無可奈何命醫調治使者旁午於道俊獄得解時星變黜傳奉官御馬監太監張敏曰于上凡馬坊傳奉不復動敏袖疏來謁跪於廷恩徐日起起病足不能禮問問何為曰已得肯馬坊傳奉復動恩天言曰星之事變為為我輩內臣懷

朝廷之法也外官何能為今甫欲正法汝之來壞之地天日雷將繫汝首矣指其生曰吾不能居此汝未居之汝兄弟一家徧居權若又欲我位敏素驕貴又老輩也聞其言不敢吐氣歸家中氣而死章瑾以寶石進鎮撫司懷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極武臣之美選也柰何以能得之不宜傳

上曰汝違我命乎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不得已命覃昌傳之恩曰倘外廷有諫者吾言尚可行也時余子後為兵部尚書恩訊之曰弟執奏吾為汝從中贊之俞謝以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之無一人也時都御史王怒屢上疏切直恩力扶之卒死於禍每怒疏至恩則嘆

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及弘治初言路大開進言者過
為激切或指內臣為力鋸之餘覃昌大怒曰后言是也
吾劑本刑餘之人何怒焉

梁芳

初內帑之積金凡十窖窖若凡千萬蓋累朝儲之以備
邊未嘗輕費景泰末事頗奢侈

英宗在儲內聞之歎曰累世之積其盡乎甫復即位往親
之則金皆在缺其角耳璆節他費補完之成化中梁芳
葺芳等作奇枝淫巧禱祠宮觀寶之事於興中十窖俱
髻懸冷

上一日指示芳第曰帑藏之空者皆爾二人為之興惧不
敢言芳即言曰臣為陞齋天之福何為虛費因數三人
廟頭灵宮之類曰皆為陞下后世齋天之福也

上不懌起曰吾不與汝計后之人必有與汝計者蓋指東
宮也芳等退而惧寢食俱廢時

上鍾愛興王或謂芳計曰不如勸昭德勸

上易之立興王是昭德無子而有子興王無國而有國也
如此可以係富貴於無窮豈真免禍哉芳大以為然言
於昭德德勸

上易儲德恩在司禮監曰此事只在懷恩

上問召懷恩微路其意思免冠叩頭曰奴婢死不敢從寧
陛下殺恩無使天下之人殺恩也伏地哭泣不起上憐而
擺恩退閉門不出詔往風陽守

陵恩既去次尺覃昌昌曰以懷太監之大力量尚不能反
我輩何能為憂不知所出或為之謀曰不知謀之閣下
使分其積昌以為然於各賜金一篋乃指閣下言之萬
安默然不對次劉吉亦默然

上又肩責昌昌無以一言屢欲自經會泰山震內臺奏昌
曰泰山東岱應在東朝乃得喜解

上亦曰彼應天象平日

陛下即上帝東朔即上弟之子也何謂無應

上首肯詔為東駕選妃不易太子也矣

門達

英宗蒙塵表彬寶侍上同起臥天順初授錦衣指揮甚有
寵已而達得幸於

上忌彬讚之改南京所部官校皆送至門外共言寃有一
少年獨奮然曰我能還之但吾母老無所託耳衆許之

明日

上疏具言達不法事蓋達平日密託某為之者也

上以疏示達達出召少年曰我平日待汝若何而汝刻我

謝曰非之為乃閣老李某為之蓋知達平曰素忌賢故也喜即言於

上曰此非某為之乃李賢使害官耳乃

詔會官廷辨之

王賓

初戴元禮得舟溪之學避名吳中為木客時為人治病但疏方而不處劑往往有奇驗時王光庵賓等謂曰元禮名醫盍往訪知至則一見命傾倒命酒賦詩人賓謂元禮曰若賓年醫亦可學乎元禮曰君家固素醫亦何難乎然則當從何始元禮亦不肯輕授謾曰君能讀素

問難經傷寒論等書則可已而別去期年元禮復至回復請問醫曰素難之書已讀否曰已讀能記憶否曰公試舉問元禮摘問賓隨口能誦如流雖箋註異同亦能口述元歡曰壞我醫名有此人也然終不授以方賓歸處劑漫不知要固叩之元禮曰吾固不來貨獨不能以禮事我乎賓曰吾春秋已高官尚不欲為又肯為人弟子乎一日詣元禮也值元禮不在見其書八冊遂獲以去元禮回歡固求不得賓白是得其傳賓不娶無子與其弟不相傳弟嘗戍北邊歸託其富賓曰吾得醫耳明日其弟撒其藥獨署其外科曰吾自得之異僧士非其

術也賓將死以其書授盛啓東韓哉

盛啓東

啓東初從光庵學古文光庵喜之其叔父曰汝學於光庵見光庵用藥亦少留意乎於是密窺其用藥一日治一熱證用附子光庵驚曰汝遽及此乎此反治之道也但少耳加之而愈其卒授以書為本縣醫官攝縣以事逮至南京時吳江有梅某者乞與同行之於

駕幸北京又還至北詔發去南某為梅曰君至云南死矣乃偽盜其家廟髹器首之中途追免發天壽山拽木啓東長髯偉姿容時監工某候見之曰有免如此為小官乎乃令尤在自隨主山等初啓東在吳有內使督花於東昌東南常主其家甚習常病服藥之而差至是偶值之途內使驚曰盛先生無患乎予太監患鼓脹無能知者急往安樂堂見之藥數投愈

太宗狩西苑太監新病起步往視焉

太宗遙望見之曰彼人死久矣汝得復生曰得吾醫盛啓東而望

太宗喜曰明日吾來啓東與梅某散步長安門外中使傳曰宣吳醫盛某如是者三乃以平巾入見稱旨遂留御藥房既而曰汝在我尤右乎巾可乎乃令使部授之御

醫啓東為人慨慷敢直言一日雲霽召見便殿韓叔曰
賜等俱在語次偶及白溝河之戰

上曰彼時為長蛇之陣擊其首則應尾擊其首則尾應序
予乃從中衡之遂大勝啓東曰是天命乎

上不憚起時雪東啓又曰宜瑞不宜多既退韓叔賜曰
上前安得如此吾并斬首矣頃史賜膳數言一日者因之
求進或藉其勢以中傷善類有自者亦脂膏曲從過為
佞諛以求自全惟公超然去瑾雖不憚終不能害天下
以是高之

趙風子

趙風子名遂霸州文安人生員也正德六年賊劉六劉
七齊彥名邢老虎率衆萬餘攻京文安燧同家屬避賊
立水中賊劫其妻將汚之燧往戡傷二賊被劉六劉七
擒之因降為盜久之劉六等欲分大為盜燧與楊虎邢
老虎為一大因却興濟南皮東光擒縣令已而釋之時
都御史馬中錫邊憲遣人招至不聽轉却濟寧張秋威
縣新河南宮棗強等縣至景州遇許游繫馮游兵與戰
被擒斬一千餘人奔敗至小灘河又遇田都司兵殺官
軍七十餘人擒指揮文趙已而釋之奔至蒙山遇副總
兵李某軍散之得其神器盈甲蓋百餘副及蟒楊虎龍

袍因自衣之至湯頭賊管四馬五張通等皆未歸其勢轉熾至宿廷淮安太守其率兵與戰而潰漲水死者無筭守亦被擒旋縱還之渡河擒高郵指揮陳鵬攻靈壁縣知縣陳伯安出戰擒攻宿城下能破焚其西關陳伯安與叔賜變於御藥房

上猝至不及屏曰誰與基者對曰臣與韓叔賜問二人孰復曰臣優叔賜初學耳遂命變於御前親觀之連勝三因命賦詩啓東曰不才和斛神仙著有聿親承聖旨觀叔賜詩不成數目

上賜象牙基盤并詩一闕基留寘院中永樂中東官張氏十月經不通衆醫以為胎也而脹愈甚一日

上謂曰東宮妃有病往之視東宮以上命醫也道之惟競既盼出腹曰使長病狀早若何曉若何一如見妃遙聞之曰

朝廷有此醫早晚當誕皇孫乃為此方何也遂用不數日病亦急乃復召盼曰再三斤日臣不復用藥矣仍疏前方乃鎮之禁中家中惶怖或曰死矣將籍沒家以既三日紅棍前呼賞賜盛原蓋妃復藥下血數斗疾遂平也既而

上亦賜之曰非謝醫乃壓驚也時啓東與表忠檄俱不為

東宮所喜至是日以為學可釋矣一日

上謂曰若見吾東宮可少避之乃知憾猶未釋也憂之某於表忠徹忠密曰無傷也彼安能久及榆木之變啓東歸取洞賓瓢未至聞訃乃求至南京太醫院避之

宣宗即位問龍右曰有髯而善醫者為誰今安在曰在南京即詔南京守備之太監王伴食所以來信之甚用之

丘濬

丘濬瓊州人學於子史無所不窺而有熟於

國朝典故議論高奇人所共賢必矯以為非人所共非必矯以為是能以辨博濟其說亦自博考故對人語表不

休人無敢難者論秦檜曰宋室是亦得不和親南宋造再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公則以為生論岳飛則以為亦未必能依復其最得理元不係正統許衡不當仕元亦皆前人所未發也性好著述雖老乎不釋性剛偏不苟取亦恬於仕進年七十纔治國學意不能無少望

太宗即位乃進太學衍義補得進尚書時李廣幸於上因之得入內閣與同僚爭議每事欲有分更衆不為善也時王怒有重望於天下濬每僧之會劉文秦劾怒或以濬啗之也以是尤為衆所貶

徐溥

溥宜興人在翰林院不以文章學名及在內閣承劉吉
恣威福報私怨之后溥一於安清調和中和刑政不必
出於已惟其是用人不必出於已惟其賢時稱其有大
臣之度溥常希范仲淹作義田以贍宗族其子不肖多
奪鄉人之田以克溥未久訟爭紛紜

湯日防

鵠壽州人為人抗爽喜為大言弘治初詣內閣會劾萬
安劉吉尹直時為大學士謂鵠等曰近者

詔書裏而不欲開言路等扶持科道再三陳說方添得此
一疑鵠即上疏人臣之義善則稱君過則歸已安等乃
歸過囊面而又佞臣等以扶持之說不知安所未裏面
者將何所指謂內臣謂

朝廷耶進究所指且治其敗君誤國之罪鵠俟命司禮監
宣入內令跪听命鵠曰令鵠跪者奉

旨耶太監命耶曰奉指鵠乃跪乃宣若跪留中不出可歸
矣乃以手拍地大言曰臣所疏者皆經國大事何為不
見施行

吳寬謝遷

成化弘治間翰林聲望最重者吳寬謝遷二人狀元及
第儀幹修整寬溫粹含弘遷明暢亮直寬詩文俱有古

意遷亦次之故一時俱有公輔之望及兵文莊公卒寬適以憂去遷服將閣遂用遷入內閣十餘年間號能持正不失為賢相寬遂逗遛終不獲入閣人頗為不平而寬處之俗如也惟遷以光之為不時劉健為者相遷數言寬當如閣健曰待我去用之他日又以為吉又曰待我去用之遷爭之不得至聲色俱厲曰吾豈私於寬耶故寬知科第先於予年齒先於予聞望先於予越次在此吾心慙焉故言之而公終不入何耶健但笑而已其后天變師保皆上章求退遷上疏求去不得傷上疏舉寬多釐自代健大悅宣言於內以子為主黨也

吳惠

惠東洞庭人正統六年七月以行人奉命使占城立副王十二月發東莞次日過烏以日過七洲洋瞭見銅鼓山次至獨洋見大同山次至交址洋山有旧周名截海中惟石廉利風橫舟礙之即傷舟人不勝忌湏臾風急過之次日之占城外羅洋校枉墅口二十九日王遣頭目迎詔入國宝般船象駕全鼓茄管旌麾奄靄艷衣推髻前后馳至行宮侯官設宴番王親迓閨門戴金花冠纏瓔珞環帳列刀戴象衛盈牌稽首命受上夜具王請賞煙火熟沉香火樹高然矯娥舞蠻樂奏五月六日回

洋舟至七洲洋大風幾覆舟人恐惠為文以祭祝融與
天妃之神申爾尚爾至酉戌開霽月明當空賀神之
零驗也五月十五日瞭見廣海諸山遂投南門以道廣
東其國臘月隴暑民多袒裸士著苧衣南阡稻熟比秋
猶稱其樹多檳榔紅蕉柳子夜鼓捌更

李廣

初李廣得幸於

上嗜進者皆趨之廣敗籍其家朝臣鱗不與通故有白米
黃米之說惟公並刺一與通家張氏得幸勝勢傾朝野
士天罔不相結公貧賤時有運終不與往來公飲亦不
赴其子封侯伯遇之若不相識未嘗與交一言劉瑾之橫
尤以苛法毒天下士夫無耻不去欲救之而已釋之又
攻永城夏邑盧城三縣焚其居民擒盧城縣尹釋之攻
歸德州破之守備萬都率衆追至亳州武平衛指揮石
聖率軍一千僧兵一千餘至白龍廟小黃河渡對岸立
營楊虎大勝其慣率大壯士七十餘人奪船渡河與戰
官亂以土石繫之覆其舟虎死馬燧等乃立劉三為首
改名劉惠至蒙城下太和官俱逃散副總兵白王率兵
來戰劉三率五百餘人與官戰殺官軍一千餘人得盔
甲鎗刀二千餘神器七十餘件攻沈丘縣塞其城燧等

托城而入殺軍民一千餘人擒其都司潘忠釋之至鹿
邑縣官吏望風逃散擒其守城千戶李茂等二百餘人
有陳翰者自稱主事願與劉三為子新茶縣致仕知府
張什率生員耆備金老銀器綵段鎖送求免攻蔡新救
一城生靈劉三許之上蔡知縣霍某拒守破其城斬霍
知縣梟首示衆燧見勢曰盛恩劉八等各舉大事與陳
翰竊龍等謀兵法無主統必亂劉三稱奉天征討天元
帥燧副元帥小張永前軍都督管四後軍都督劉致左
軍都督馬武右軍都督邢老虎中軍都督其餘者各有
名號外二十八營以宿二十八宿各色大旗為號軍牌
所置官吏修理橋梁道路備均草給軍迎降者秋毫無
犯拒敵者草不遺至高水縣尹迎降至武陽繫刳庫失
因府內有僧人德靜為唐府宮人所生因之流至葉縣
令李官唐府校尉三人釋之為衆軍所殺攻襄城居民
納銀并為劔兵而過攻鈞州不破陳翰聲言欲屠城燧
以故馬尚書皆在圍中去之至郟城民獻馬二十萬止
破寶豐縣僉事盤賞黃榜招撫之燧復去郡奸臣朝舞
弄精神濁活海內誅殺諫臣并斥元老乞

上皇獨斷梟群奸之首以謝天下斬臣首以謝群奸營見
榜逃去者百餘人賊以擄縣尹妻子者殺攻裕州破之

殺都指揮詹濟以下四百餘人劫庫釋囚唐王遣人謂
之曰德靜非我子若以殺之至唐縣城不能破城中饋
以鞍轡二十副燒居民而去至西平縣與官軍對敵大
敗死者二十餘人投敗至西華鄆陝擒其縣尹已而釋
之至新鄭轉至滎陽破其城至偃師遇姚總兵官軍夾
何而陣燧率衆過河軍官奔敗殺毛葫芦軍百餘人至
河南府延綏榆林官軍迎亂殺賊大敗官軍追至何劉
三奮勇殺其都指揮及其下四十餘人至汝寧遇湖廣
土軍迎敵殺土軍四十餘人朱臯指官軍追過河劉三
率衆敗之至六安州官軍追至被殺四百餘人至定遠
縣又被殺四十餘人復至六安劉三率衆萬餘人徃徑
商城而去不知所向燧意欲還六安適管四張通率衆
二千餘人歸至揚州虎下迪郎二千餘人來歸至鳳陽
時叢都堂處約歸疑不果時邢老虎死餘唐縣官軍追
至徐州賈敏下賊李昇二掣其衆二千於人至黃坡麻
城等處劫掠而死燧知事不成官軍復追至商城遇一
僧奪其度牒削髮詐為僧欲投江西賊尋船將度遇武
昌軍趙成等擒之

災異

正德七年三月江西魚干之仙居寨夜大雷電以風西

北有火如箭燧旗竿上燈籠光照四野戊卒因憾動其
火直飛上竿首卒因發火銃衝之其火四散闔寨鎗首
有光如星須臾而滅五月廣西萬春寨各鎗上有光
三月山東秦始皇廟鐘鼓夜鳴火起祭樹上燔而枝葉
悉廟宇燬而神象如故

直隸順德涿州河間有青色黑色或如大或如猫其行
如風夜空中龍下或瓜傷人面額或噬人手足逐之又
不見踪跡

財賦之數

今年天下歲徵稅糧凡三千六百三十二萬一千餘石
內三百二十萬九千石折銀八十一萬四千餘兩戶口
商稅除折米外并船料鈔折銀可得四十三萬九千餘
兩各礦銀課歲辦一十五萬一千餘兩鹽場歲賣折鹽
當不下數萬如此而歲用猶云不足何也

祖宗時歲用頗省以黃蠟一事計之歲用不過萬斤

正統末用四萬斤

成化十一年后遂加至十二萬其餘可以推矣

景泰天順間則用八萬五千斤

財用之數

每年八數各處稅糧折徵共二百三萬餘兩雲南開解

辦三萬餘兩各鈔閔船料四萬餘兩馬草折徵二十三萬餘兩監課折徵二十餘萬上以共二百四十三萬兩每年出數

送內庫成造預備等項或十餘萬或一十萬兩給散軍官俸銀三十五萬餘兩宣府大同遼東陝西年例共四十萬兩若遇有聲息緊急各處奏討加添每處多則四十五萬少則二三十萬兩軍官折俸每年二十三萬五千五百餘兩聖旦千秋等節二十九萬七千八百餘兩親王王妃公主及上

上用及天下王府銀盆水罐儀仗等項共二十三萬七千五百餘兩大約一歲用百餘萬兩今歲議進入三十萬兩以上是正統二年戶部奏上數目

天下糧數

蘇州歲運米六十五萬石加耗過壩每石七斗九升石過壩每石六斗六升外金花銀十七萬兩折米六十八萬鳳陽南京不在數存留在蘇州歲止七萬福建歲九萬一千兩江西歲二十五萬兩湖廣折銀十萬兩兗軍二十五萬石一雲南五萬漕運三十萬浙江六十萬

王文格公筆記



